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鑑卷二十一至二十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百九十一 史部

唐鑑卷二十一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註

宣宗

大中元年二月初李德裕秉政引白敏中為翰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德裕罪德裕由是自東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九月前永寧尉呉汝訥訟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紳

與李德裕相表裏欺罔武宗枉殺臣弟十二月貶德裕為潮州司馬明年九月再貶德裕為崖州司户

臣祖禹曰裴度之相憲宗李德裕之相武宗皆有功烈為唐賢相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德裕才優於度而德器不及也度為小人所傾無所不至唐本贊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濟外連姧臣刺宰相及用事者沮駭朝謀惟天子赫然排羣議任度政事危亦極矣而能以功名終唐本傳事四朝以全德終始德裕一失勢斥死海上何哉度不為黨德裕為黨故也自今觀之牛僧孺

李宗閔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因私以害公挾勢以報怨則一也夫惟天吏可以伐燕德裕自為朋黨而欲破朋黨此以燕伐燕也孟公孫丑燕可以伐之為天吏者可以伐之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矣語十四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又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語衛靈公云德裕克伐怨欲必行焉矜而爭羣而黨其能免乎

九年帝聽察彊記宮中廝役給灑掃者皆能識其姓名

才性所任呼名使令無差誤者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度支奏漬汚帛誤書漬為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謂帝不之見輙足成之及中書覆入帝怒推按擅改章奏者罰謫之

臣祖禹曰宣宗抉擿細微以驚服其羣臣小過必罰而大綱不舉欲以一人之智周天下之務而不能與賢人共天職也（孟萬章弗與共天職也）譬如廉刻之吏而謹治簿書期會而不知為政（前賈誼傳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以為大故孟離婁患

而不知為政特一縣令之才耳豈人君之德哉

十年十二月以戶部侍郎判戶部崔慎由為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帝每命相左右無知者前此一日令樞密宣旨於學士院以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同平章事樞密使王龜長馬公儒覆奏鄴所判度支應罷否帝以為龜長等佑之即手書慎由名付學士院仍云落判戶部事

臣祖禹曰堯舜疇咨四岳書堯典帝曰疇咨又曰咨四岳舜典舜曰咨四岳詢謀僉諧書大禹謨詢謀僉同而後用人既以為可則用之而

不疑矣二使之請（使去聲）亦有司之常職也何疑於蕭鄴而遽易之宣宗以此為明防其羣下知臣之道（前蕭）何傅何對呂后曰知臣莫若主其不然乎

十二年二月以崔慎由為東川節度使帝欲御樓肆赦令狐綯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帝不悅曰遣朕於何得名慎由曰陛下未建儲宮海內屬望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況於御樓時上餌方士藥已覺躁渴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旬日慎

由罷相

臣祖禹曰三代之時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常職以食其力有常行以勤其生壯而彊勉焉老而教訓焉修身以俟死而已天下無異道荀解蔽篇天下無二道未有衆人皆死而欲一已獨不死者也執左道以亂政者殺記王制云故無迂怪之士凡藥所以攻疾豈有服之而不死者哉後世去聖寖遠異端競起孟序異端競起由秦漢以來乃有神僊服食不死之說如秦始皇紀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前

求神仙之類云漢書郊祀志武帝故人心多惑聖道不明此其一端也而人主尤甘心焉以唐考之自太宗至於武宗惑於方士唐本紀武宗躬受道家之籙服藥以求長生王崇曰方士云云趙歸真以術進德裕諫之帝曰台以語養生之術耳不聽而餌藥以敗者六七君皆求長生而反天其天年並注見上卷亦可以為戒矣而宣宗又敗以藥至以儲嗣為諱惡豈不蔽甚矣哉夫心術不可不慎也一有所惑將無所不至不足以語學矣而況可為聖賢乎

帝臨朝接對羣臣如賔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得整容曰卿輩善為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得再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霑衣也

臣祖禹曰古者臣進戒於君君申敕其臣上下交修所以勤於德也宣宗視輔相之

書說命高宗命傅說曰爾交修予罔予棄

臣禮貌雖恭而心防之如遇胥史遇待也惟恐其欺也拘之以利祿憚之以威嚴故所用多流俗之人而賢者不能有所設施白敏中令狐綯之徒崇極將相恃寵保位二十餘年其相如此則其君之功烈亦可知矣

十三年六月初帝長子鄆王溫無寵鄆音運居十六宅餘子皆居禁中夔王滋第三子也欲以為嗣為其非次故久不建東宮帝餌醫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樂

藥疽發於背疽子余切八月疽甚宰相及朝臣皆不得見帝

密以夔王屬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

方使立之三人及右軍中尉王茂玄皆帝平日所厚也

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為

淮南監軍宗實已受敕於宣化門外將自銀臺門出左

軍副使丌元實謂宗實曰聖人不豫踰月中尉止隔門

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辨也何不見聖人而出宗實感寤

復入諸門已踵故事增人守捉矣元實翼導宗實直至

寢殿帝已崩東首環泣矣宗實叱龜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乃遣宣徽北院使齊元簡迎鄆王壬辰下詔立鄆王為皇太子權句當軍國政事句當並去聲仍更名漼更平聲漼上聲收龜長公儒居方皆殺之癸巳宣遺制以令狐綯攝冢宰

臣祖禹曰古者受遺託孤語可以託六尺之孤必求天下之忠賢伊周伊尹相太甲周公相成王皆少主聖人不可及已漢武帝總攬英俊及其末年所得者霍光金日磾而已前霍光傳

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上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惟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使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賜光後上病篤光涕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喻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上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日音密磾音低

其可謂難也

齊桓公定嗣於易牙故其國大亂

史齊世家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立公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宋五子各樹黨爭立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户十一月乙亥無詭立乃棺之又見左傳云杜預曰易牙既有人於公為長衛姬請之

宣宗不能早立太子而以非次屬諸宦者至使元實挾正立長以相屠滅自文宗以後立不以正矣然皆

出於宦者之專命非人主使之也宣宗不懲其禍而以委之蓋以宰相為外臣宦者為腹心溺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也安在其為明哉

帝性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

臣祖禹曰宣宗之治以察為明唐本紀贊宣宗精於聽斷以察為明無復仁恩雖聽納規諫而性實猜刻雖吝惜爵賞而人多僥

倖外則藩方數逐其帥守而不能治內則宦者握兵柄制國命自如也(並上註)然百吏奉法政治不擾海內安靖幾十五年繼以懿僖不君唐室壞亂是以人思大中之政為不可及書曰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書多士云)若宣宗者豈不足為賢君哉

右宣宗在位十四年崩年五十

懿宗

咸通七年十月高駢克交趾斬首三萬餘級南詔遁去

十一月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駢為節度使自李涿侵擾羣蠻為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

臣祖禹曰戎狄自古迭為中國患由秦以來未有得志於南蠻者也蓋以瘴毒險阻不得天時地利所恃者人和而已孟公孫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而民從征役皆知必死如往棄市則是三者皆亡矣秦發閭左戍五嶺而陳項起秦遂以亡前陳勝吳廣傳秦二世元年秋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勝廣皆為屯長行至蘄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勝廣乃謀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乃入

據陳勝自立為王項謂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共攻秦閭左閭里門也言居在里門左者一切發之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

漢初呂后欲誅趙佗士卒不能踰嶺史南越王趙佗傳言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慮音閭溼古濕字

武帝擊越發兵江淮因巴蜀罪人等放棄之同上元鼎五年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

蓋不可以中國之師涉其地也遂滅南越以為九郡本紀元鼎六年春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

元帝卒罷珠崖前本紀初元三年珠崖郡山南縣反博謀羣臣賈捐之以為宜棄珠崖救民飢饉乃罷珠崖

光武遣馬援擊交趾最為有

功然三年而後克士卒死者什五六乃得一女子之首後馬援傳交趾女子徵側反畧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爲王拜援伏波將軍南擊交趾援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十八年軍至浪泊上與賊戰之斬徵側傳首洛陽其難也如是唐太宗欲討馮盎而用魏徵之策卒招懷之唐馮盎傳貞觀初或告盎叛盎舉兵拒境太宗發江淮甲卒將討之徵諫曰天下初定創業未復且王者兵不宜爲蠻夷動勝之不武不勝爲辱當懷之以德盎懼必自來帝乃遣員外郎韋叔諧喻盎盎遣智戴入侍帝曰徵一言賢於十萬衆明皇之末李宓敗於雲南死者二十萬唐南蠻傳云南詔揚國忠調天下兵凡十萬使李宓討之涉海而疫死宓敗於大和城死者什八自是以後南詔

盛彊至於懿宗陷安南國成都中國首尾疲於奔命唐南蠻傳咸通以來蠻始叛命兩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盜西川遂圍盧耽召兵東方戍海門天下騷動十有五年賦輸不納京師者過半士卒屬死亡命為盜可為痛心其後龐勛之亂起於桂林之戍黃巢之寇本於徐方之餘上賛懿宗任相不明藩鎮屢叛南詔內侮屯戍思亂龐勛乘之倡戈橫行兵連不解唐遂以亡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唐室之衰宦者蠹其內南詔擾其外財竭民困海內大亂而因以亡矣夫蠻夷非能亡中國也而中國之亡蠻夷常為之資是以聖王不重外而輕內不勤遠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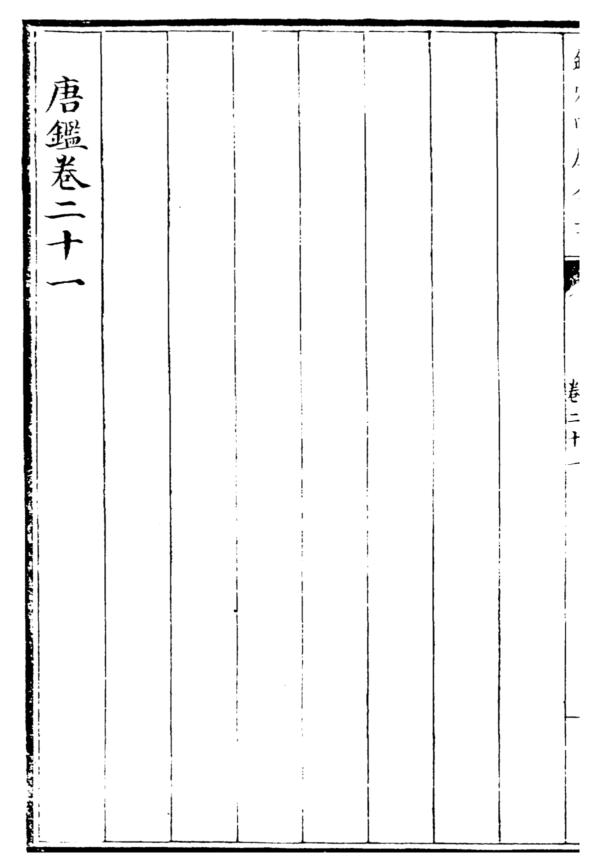
忌邇恐征伐不息而變生於内以搖其本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易既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高宗賢王鬼方小夷也以賢王伐小夷三年乃克言用兵之難也唐自開元至於咸通南鄙之師皆由邊臣貪利邀功以啓羣蠻自我致寇大為國患非高宗不得已之伐也十年而克亦速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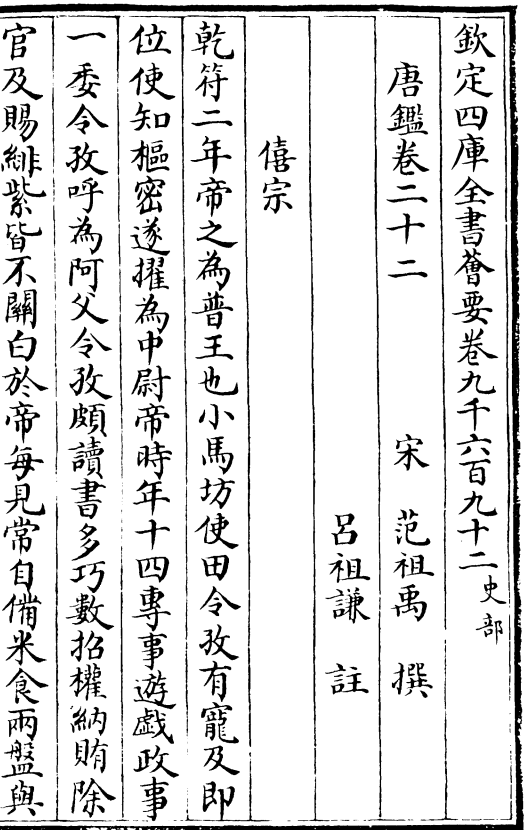
帝好音樂宴遊殿前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設不減十餘水陸皆備聽樂觀優不知厭倦賜與動及千

緡曲江昆明灞滻南宮北苑昭應咸陽所欲遊幸即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樂飲食幄帟帟音亦諸王立馬以備陪從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

臣祖禹曰國之將興其君未嘗不儉將亡未嘗不侈也懿宗不德而暴天產窮人力其能久有國乎

右懿宗在位十五年崩年四十一


唐鑑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百九十二　史部

唐鑑卷二十二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註

僖宗

乾符二年帝之為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帝時年十四専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帝每見常自備米食兩盤與

帝相對飲啗從容良久而退帝與内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帝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内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

臣祖禹曰唐自明皇肅宗以來尊寵宦者德宗始委以禁兵唐宦者傳德宗懲艾濮賊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文宗以後天子由其所立唐本贊唐自穆宗以來八世為宦官所立者七君王崇曰陳弘志立穆宗王守澄立文宗仇士良立武宗馬元贄立宣宗王宗

實立懿宗劉行深立僖宗楊復恭立昭宗故其末流子孫至於如此夫國之興也未有不由親賢及衰也猶以小人取敗况祖宗所任不正則後世必有甚者矣是以明王必慎其所與恐開禍亂之原也若僖宗者又何責焉

濮州賊王仙芝及其黨尚君長攻陷濮曹州衆至數萬宽句人黄巢亦聚衆數千人應仙芝巢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為事巢善騎射喜任俠任平聲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為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横行山東民之困於

重歛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

臣祖禹曰自古盜賊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賦重歛而民之失職者衆也書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書湯誓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恊曰時日害喪予及汝皆亡）又曰降監商民用乂讎歛（書微子降監商民用乂讎歛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此桀紂之所以亡也秦漢以下莫不皆然唐之季世政出閹尹不惟賦歛割剝復販鬻百物盡奪民利故有私鹽之盜商賈之事（行曰商坐曰賈賈音古）皆官為之使民無

衣食之資欲不亡其可得乎

廣明元年二月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帝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帝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

臣祖禹曰昔比干立於紂之朝三孤之位三孤任少師少傅少保不可以視天下之亂而不言也王子之親不可以待宗廟之亡而不救也史周紀王子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强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是以諫而死之唐之季世人

主蒙弱閹尹擅朝四海横流不可止救賢者遯世不居其位可也諫而死職則忠矣其未得為仁乎

十二月黄巢入長安縱兵大掠焚市肆殺人满街尤憎官吏得之者皆殺之

臣祖禹曰揚雄有言曰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揚寡見云）先王患德之不達於下也故舉仁賢而任之上有恵澤下吏猶或不能究宣而况君為聚歛刻急之政則其臣阿意希旨必有甚者

矣（孟滕文公上有好下必有甚焉者矣）故秦之末郡縣皆殺其守令而叛盖怨疾之久也唐之盜賊尤憎官吏亦若秦而已矣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泂酌詩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注云豈弟樂而易也）夫為吏而使民愛之如父母則其愛君可知矣苟使民疾吏如寇讎則其君豈得不危亡乎

中和元年帝在成都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殊疎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以為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西幸不告南司

遂使宰相僕射以下悉碎于賊獨北司得全令朝臣至者皆冒重險出百死者也所宜同休等戚伏見前夕黄頭軍作亂陛下獨與令孜敬瑄及諸内臣閉城自守不名宰相不謀羣臣求入不得請對不許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安有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棄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尸祿之士得以宴安已事誠不足諫

而來者冀可追也疏入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沈於蟇頤津（蟇音麻）聞者氣塞而不敢言

臣祖禹曰自古大亂之世亦必有忠義之臣僖宗播越幾於亡矣（幾音機近也）而諫爭之職猶有人焉蓋天下未嘗無賢惟其君不能用也唐之將亡雖有忠賢亦末如之何矣昭圖豈不知言發而禍應哉特出於忠義憤激而不能已耳夫明主導天下而使之言其賢者樂告以善道（干旄詩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故國家可

得而治也記中庸天下國家可得而治也苟上下否隔易否卦上下不交否不可告語使人之言者出於憤激之氣則其國豈不殆哉

二年六月羅渾擎等反捕盜使楊行遷等與之戰不利求益兵府中兵盡陳敬瑄悉搜倉庫門庭之卒以給之是月大戰於乾谿官軍大敗行遷等恐無功獲罪多執村民為俘送府俘音孚日數十百人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及婦女觀者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麻

官軍忽入村俘虜以來竟不知何罪

臣祖禹曰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書胤征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自古以來將非其人而兵無紀律者多殺戮平民以為俘馘而上不知之其為暴甚於寇盜何則民知防寇盜而不虞王師也虞度也先王以用兵為戒豈非以所害者多歟

四年五月李克用破黃巢還至汴州館於上源驛朱全

忠與之宴發兵圍驛而攻之克用縋城得出引兵還晉陽上表自陳爲全忠所圖將佐以下從行者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沒不返乞遣使按問發兵誅討時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恐但遣中使優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凡八表稱全忠妬功嫉能陰狡禍賊狡音絞異日必爲國患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率本道兵討之不用度支糧餉度徒各切帝累遣楊復恭等諭旨稱吾深知卿宪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鎮相

攻者朝廷不復能為之辨曲直由是互相吞噬唯力是視皆無所稟畏矣

臣祖禹曰天子所以制御天下者賞善罰惡（瞻彼洛矣詩賞善罰惡焉）辨是非枉直（語曰舉直錯諸枉）使人各當其所（當去聲）物各安其分而不相陵暴也（分去聲）克用有復唐室之大功而全忠輒欲殺之蕃夷之人不敢專兵復讎而赴訴於朝廷是諸侯猶有尊王室之心也為天子者宜詰其孰是孰非直者佑之不直者黜之使征伐號令

出於天子則誅一鎮而天下莫敢不從矣僖宗則不然知其直者而不恤置其不直者而不問是猶一郡一縣之長不能聽訟而使民以其彊弱自相勝也不惟全忠無所忌憚而克用心亦不服欲兩存之乃兩失之自是以後藩鎮擅相攻伐不復禀命以天子不足詰也唐之政令不行於藩鎮實自此始後雖復欲為彊其可得乎書曰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書泰誓云刑罰者所以為天討也書臯陶謨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王者之

於天下懲勸前賈誼傳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可不明哉

光啓元年六月乙巳右補闕常濬上疏以為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並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豈可不念駱谷之艱危駱音洛復懐西顧之討乎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之黨言於帝曰此疏傳於藩鎮豈不致其猜怨庚戌貶濬萬州司户尋賜死

臣祖禹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故侯昌業孟昭圖常濬皆以諫而死自是以後無敢言者唐亡之兆亦以

著矣何必天變彗孛之為妖乎彗孛妖星夫忠臣欲救社稷之危人君不惟棄其言而又戮其身不祥莫大焉孟離婁上離則不祥莫大焉此其國所以為墟也

先是安邑解縣兩池鹽皆隸鹽鐵置官榷之中和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田令孜奏復如舊制令孜自兼兩河榷鹽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上章論訴不已遣中使往諭之重榮不可時令孜多遣親信覘藩鎮有不附已者覘癡廉切輒圖之令孜養子匡祐使河中重榮待之

甚厚而匡祐傲甚舉軍皆憤怒重榮乃數令孜罪惡責其無禮監軍為講解僅得脫去匡祐歸以告令孜勸圖之令孜乃徙重榮為泰寧節度使以王處存為河中節度使重榮累表論令孜離間君臣（間音諫）數令孜十罪令孜結邠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重榮求於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玫昌符亦陰附全忠克用乃上言請討二鎮十二月戰於沙苑玫昌符大敗克用逼京城帝幸鳳翔明年令孜刼帝幸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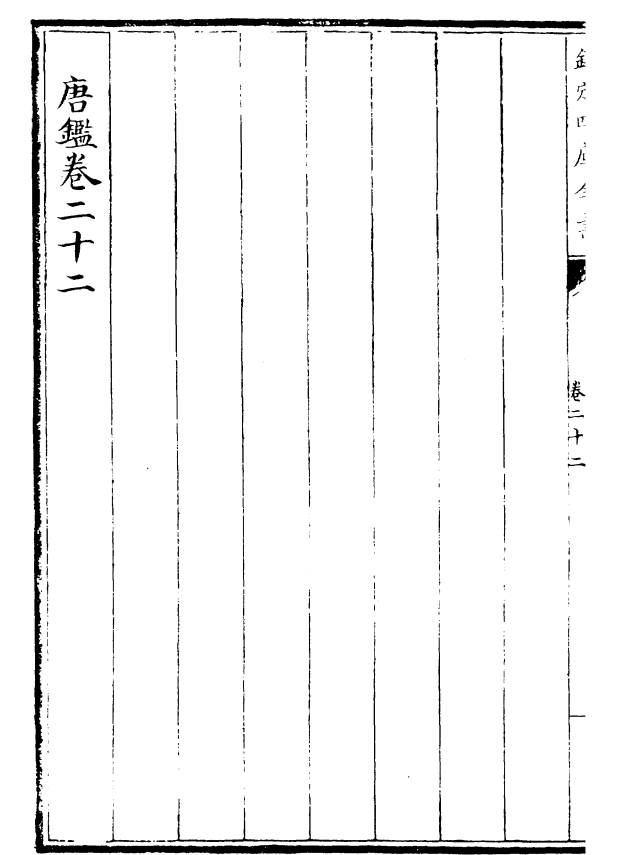
元

臣祖禹曰僖宗播遷兩京陷賊皆令孜之為也其養子傲狠於河中而重榮克用背叛再幸興元不去其本禍難不已難去聲書曰怨不在大書康誥怨不在大亦不在小豈不信哉

文德元年三月壬寅帝疾大漸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羣臣屬望十軍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為皇太弟監軍國事

臣祖禹曰懿宗之崩中官廢長而立幼長丁丈切下同遂傾唐室僖宗疾革楊復恭亦如之大抵宦者利於幼弱欲專威權以長而立則已無功故必有所廢置謂之定策唐楊復恭傳復恭定策立昭宗李茂貞上復恭書曰吾披荊榛立天子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奈負心門生何門生謂天子也又見下卷昭宗紀夫立君以為天下而宦者以私一已既以援立為功未有不亂國家者也

右僖宗在位十六年崩年二十七



唐鑑卷二十二

唐鑑卷二十三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注

昭宗上

大順元年四月赫連鐸李匡威請討李克用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終為國患今因其敗臣請帥汴滑孟三軍與河朔三鎮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為統帥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薄復恭復恭再用

事深恨之帝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濬亦以功名為已任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之討黄巢屯河中也濬為都統判官克用薄其為人聞其作相相去聲私謂詔使曰使去聲下同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他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帝從容與濬論古今治亂從七蹤切濬曰陛下英睿如此而中外制於彊臣此臣日夜所痛心疾首也帝問以當今所急對曰莫若強兵以服天下帝於是廣募兵於京師至

十萬人及全忠等請討克用帝命三省御史臺四品以上議之以為不可者什六七杜讓能劉崇望亦以為不可濬欲倚外勢以擠楊復恭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為也今兩河藩鎮共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孔緯曰濬言是也帝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帝以二相言叶僶俛從之五月詔削奪克用官爵屬籍以濬為河東行

營都招討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孫揆副之八月揆為克用將李存孝所擒克用鋸殺之十月禁軍自潰張濬戰又敗克用上表訟寃制以孔緯為荆南節度使濬為岳鄂觀察使再貶緯均州刺史悉復李克用官爵使歸晉陽明年二月加克用守中書令再貶濬繡州司戶

臣祖禹曰李克用有復唐社稷之功苟無大害於天下猶將十世宥也見上卷注朱全忠欲殺之而朝廷不詰全忠與諸鎮一請討克用則遽從之盖以克用出於

蕃夷而陵蔑之耳然有功者見討有罪者不誅則無以為國故夫昭宗所以失政而海內愈亂者由張濬為此役也唐之將亡譬如人有必死之疾使秦和扁鵲救之秦和扁鵲古之善醫者未必能起也而庸醫妄藥以攻之所攻非疾所疾不攻豈不速其死乎

乾寧元年七月李茂貞遣兵攻閬州楊復恭楊守信帥其族黨犯圍將起自商山奔河東至乾元遇華州兵獲之八月韓建獻於闕下斬於獨柳李茂貞獻復恭與守

亮書訴致仕之由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勿貢獻吾於荆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臣祖禹曰惟君子可以有功小人不可以有功也君子有功而不伐易繫辭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小人有功而益驕先王戒小人勿用者以其不可立功也易既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夫無功猶不可長也况其有功何以堪之故小人而有非常之功者國之不幸也復恭刑臣

宦人也故曰刑臣 至與天子為敵昭宗親戰用大師然後克之其言不臣如此由其恃援立之功故也豈不足為永戒哉

三年七月李茂貞犯京師帝將幸太原韓建請幸華州帝從之茂貞入長安宫室市肆燔燒俱盡帝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次用之國子博士朱朴自言得為宰相月餘可致太平帝以為然八月以朴為左諫議大夫同平章事朴為人庸鄙迂僻無他長制出中外大驚

臣祖禹曰國之將亡如大厦之將顛扶其東而西傾支其南而北壞况所以扶而支之者非其任哉

四年帝在華州右拾遺張道古上疏稱國家有五危三亂昔漢文帝即位未幾平聲明習國家事今陛下登極已十年而曽不知為君馭臣之道太宗内安中原外開四夷海表之國莫不入臣今先朝封域日蹙幾盡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為姦臣賣弄終為賊臣所有也帝怒貶道古施州司戶仍下詔罪狀道古宣示諫官

臣祖禹曰昭宗之在華州唐室日趨於亡當求賢如不及聽言如在己班彪王命論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社稷宗廟未可冀也而斥逐言責之臣孟公孫丑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杜絕諫爭之路唐李林甫傳諫爭路絶是自蔽耳目長姦諛也終於顛墜厥緒誠不知君道哉

光化三年初崔胤與帝密謀盡誅宦者及宋道弼景務脩死宦者益懼帝自華州還忽忽不樂音洛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中尉劉季述王仲先樞密使王

彥範薛齊偓等謀廢立偓音握十一月帝獵苑中夜醉歸手殺黄門侍女數人明日辰巳宫門不開季述率禁兵千人破門而入問得其狀謂崔胤曰主上所為如此豈可理天下庚寅季述陳兵殿廷名集百官使書奉請太子監國胤等不敢違帝在乞巧樓季述仲先與宣武進奏官程巖等帥兵入將士大呼至思政殿逢人輒殺帝見兵入驚墮牀下起將走季述仲先掖之令坐皇后趨至拜曰軍容勿驚官家有事惟軍容議季述出百官奏

曰願奉太子監國陛下保頤東宮帝曰昨與卿曹樂飲不覺太過何至於是后曰官家起依軍容語宦官扶帝與后同輦適少陽院李述以銀撾畫地數帝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遣李師虔將兵圍穴牆以通飲食凡兵器針刀皆不得入帝求錢帛皆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寒嬪御公主無衣衾號哭聞於外李述矯詔太子監國又矯詔太子嗣位以帝為太上皇十二月李述遣養子希

度詰朱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李振勸全忠討季述全忠乃囚希度遣振如京師崔胤密遣人說神策指揮使孫德昭誅季述等德昭乃與董彦弼周承誨謀伏兵誅之

天復元年正月乙酉朔德昭斬王仲先崔胤迎帝御長樂門樓率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彦範繼至方詰責已為亂梃所斃薛齊偓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以韓全誨張彦弘為左右中尉袁易簡周敬容為

樞密使

臣祖禹曰劉季述刼太子而幽帝宦者皆預謀昭宗不能因天下讎疾之心窮治逆黨以清宮闈奪其兵柄歸之將相（將相並去聲）而以亂易亂復任宦者既赦而不問又稍以法誅之至使反側不安外結藩鎮以致刼遷之禍由除惡不絕其本而大信不立故也昔陽虎作亂於魯囚季桓子刼其國君春秋書曰盜竊寶玉大弓若季述等家臣賤人不得曰廢立為唐史者

宜書曰盜則名實正矣

六月崔胤請帝盡誅宦官宦官屬耳頗聞之韓全誨等涕泣求哀於帝帝乃令胤百事密封疏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詗察其事盡得胤密謀全誨等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時胤領三司使全誨等教禁軍誼譁訴胤減損冬衣帝不得已解胤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帝幸東都茂貞欲帝幸鳳翔

胤知謀泄急遺朱全忠書稱被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且言上反正公之力而鳳翔入朝引功自歸令不速至必成罪豈唯功為他人所有且見征討全忠得書十月舉兵發大梁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城大駭士民亡竄山谷百官皆不入朝十一月壬子全誨等陳兵殿前奏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刼天子幸洛陽求傳禪音善臣等請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帝不許仗劒登乞巧樓全誨等急即火其下帝降樓乃與皇后妃嬪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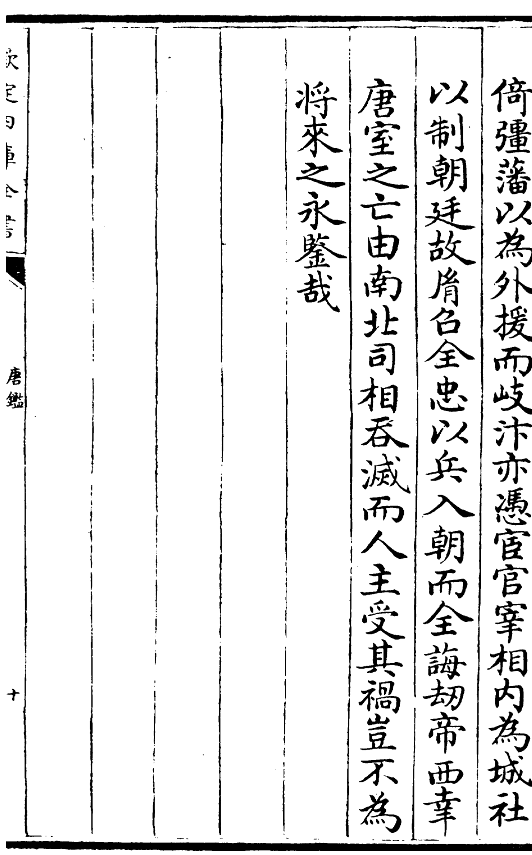
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絶全誨等遂火宫城壬戌車駕至鳳翔二年六月全忠敗李茂貞之師於虢縣之北進軍攻鳳翔九月全忠圍鳳翔十月茂貞出兵擊之又敗還汴軍每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是冬大雪城中食盡凍餒死者不可勝計或卧未死肉已為人所咼市中賣人肉斤直錢百犬肉直錢五百茂貞儲偫亦竭以犬彘供御膳帝鬻御衣及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削漬松柹以飼御馬十二月帝名李茂貞等食議與朱全忠

和帝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在内諸王及公主妃嬪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今已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帝曰速當和解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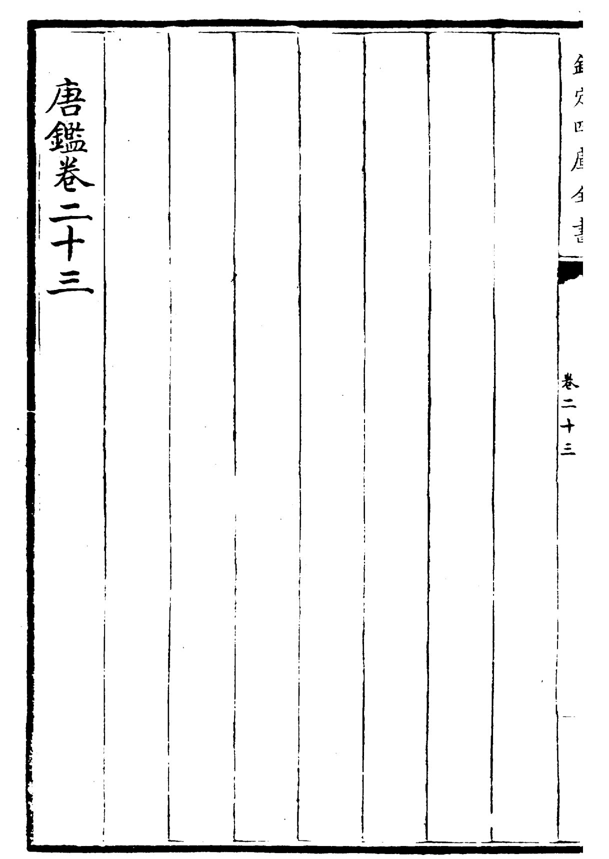
三年正月茂貞請誅韓全誨等與朱全忠和奉車駕還京帝即遣内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以第五可範仇承坦為左右軍中尉王知古楊虔朗為樞密使是夕又斬李繼筠等十六人遣使囊全誨等首以示全忠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全忠使京兆捕九

十人甲子帝幸全忠營己巳入長安庚午崔胤奏誅宦官是日全忠以兵驅第五可範以下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寃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者詔所在捕誅之止留黄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帝愍可範等咸無罪為文祭之自是宣傳詔命皆以宫人其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

臣祖禹曰崔胤本與韓全誨爭權因貽宗懲幽辱之禍謀盡誅中官故全誨黨李茂貞而胤結朱全忠各



倚彊藩以為外援而岐汴亦憑宦官宰相内為城社以制朝廷故肖名全忠以兵入朝而全誨刼帝西幸唐室之亡由南北司相吞滅而人主受其禍豈不為將來之永鑒哉


唐鑑卷二十三

唐鑑卷二十四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注

昭宗下

天祐元年正月全忠殺崔胤將刼帝遷都引兵屯河中丁巳帝御延喜樓全忠遣牙將寇彦卿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請帝遷都洛陽帝未及下樓宰相裴樞以得全忠遺書促百官東行戊午驅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

崔胤召朱温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老幼繦屬月餘不絶壬戌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張廷範為御營使毁長安宫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是遂丘墟矣甲子帝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帝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為汝主矣館於興徳宫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乙亥帝至陜全忠自河中來朝帝延全忠入寢室見何

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帝遣閒使以御
札告難於王建建使王宗祐將兵會岐兵迎車駕至興
平遇汴兵不得進而還三月帝復遣閒使以絹詔告急
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率藩鎮以圖匡復曰朕
至洛陽則為全忠所幽閉詔勑皆出其手朕意不復得
通矣四月全忠請車駕早發表章相繼帝屢遣宫人諭
以皇后新產未任就路請俟十月東行全忠疑帝徘徊
俟變怒甚謂寇彦卿曰汝速至陜即日促官家發來閏

月丁酉車駕發陜癸卯帝憩於穀水自崔胤之死六軍散亡俱盡所餘擊毬供奉内園小兒共二百餘人從帝而東全忠猶忌之為設食於幄盡縊殺之預選二百餘人大小相類者衣其衣服代之侍衛帝初不覺累日乃寤自是帝之左右職掌使令皆全忠之人矣甲辰車駕至洛陽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終日沉飲或相對涕泣全忠使蔣玄暉偵察帝動静皆知之帝從容問玄暉曰德王朕之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嚙

中指流血玄暉具以語全忠全忠愈不自安時茂貞等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為辭全忠方引兵西討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李振至洛陽與玄暉及朱友恭氏叔琮圖之八月壬寅帝在椒殿玄暉選龍武牙官史太等夜叩宮門言軍前有急奏欲面見帝夫人裴貞一開門見兵曰急奏何以兵為史太殺之玄暉問至尊安在昭儀李漸榮臨軒呼曰寧殺我曹勿傷大家帝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太追而弒之漸榮

以身蔽帝太亦殺之又欲殺何后后乃求哀於玄暉乃釋之癸卯玄暉矯詔稱李漸榮裴貞一弑逆宜立暉王祚為皇太子更名祝監軍國事又矯皇后令太子柩前即位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丙午昭宣帝即位年十三

臣祖禹曰昔周之興也以諸侯歸之其亡也以諸侯叛之平王以後周室微弱政令不行史周紀平王立東遷于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強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歴數百年而不亡者亦以諸侯持之也唐之亂以藩鎮及其末也藩鎮

割裂疆土皆盡而唐室遂亡僖昭之時惟李克用家為有功雖嘗跋扈而終不失臣節王室可倚以為藩扞使太原之勢常重則諸鎮未敢窺唐也唐僖宗紀光啓元年十一月河東節度使李克用叛張濬傳時朱全忠請舉兵誅李克用帝詔文武四品以上議皆言王室未寧暫待太原指非所有濬固爭討之斷兩雄勢帝曰平巢克用功第一今乘危伐之天下其謂我何孔緯曰濬言萬世之利陛下所顧一時事爾帝乃決出師詔濬為河東招討使克用上書請罪即日罷濬司馬光資治通鑑光曰昭宗始則張濬覆車於平陽增李克用跋扈之勢而唐以其戎狄之人疑而不信外而不親有震上之勢而無朝廷之助

是以不競於汴而全忠獨彊吞噬諸鎮卒滅唐室自古忠者不見信而所信者不忠豈有不亡者乎

右昭宗在位十七年為朱全忠所弑年三十八

昭宣帝

天祐二年三月獨孤損裴樞崔遠並罷政事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為宰相性傾巧輕佻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為憾和王傅張廷範本優人全忠欲以為

太常卿樞以為太常卿當以清流為之廷範以梁客將不可乃曰廷範勲臣自有方鎮何藉樂卿恐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聞之怒璨因此并遠損譖於全忠故三人皆罷五月乙丑彗星竟天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柳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橫議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於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為然乃貶獨孤損裴樞崔遠皆為刺史陸扆王

溥趙崇王賛皆為司戸其餘或門胄髙華或科第自達於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皆指以為浮薄貶逐無虛日縉紳為之一空辛巳再貶樞損遠為瀧瓊白州司戸六月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故深疾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黄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

臣祖禹曰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脩有言曰一太

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獨存也並見言行録臣以為不然昭宗返自鳳翔而全忠篡奪之勢已成人無愚智皆知之矣樞乃其黨被其薦引以為宰相不恤國之將亡方且宴安於寵禄全忠之劫遷洛陽昭宗未及下樓樞受賊旨已率百官出長安東門昭宗卒以弑殞而唐遂亡由此觀之樞為忠於李氏乎忠於朱氏乎且長安與一太常卿孰重國

亡君弒與流品不分孰急樞不惜長安以與全忠乃惜一卿不與廷範不恤國亡君弒而恤流品之不分其愚豈不甚哉夫樞非有忠義之心能為社稷者也不勝其利欲之心畏全忠而附之弒其君父既從之矣以為除太常卿小事也持之不與未必咈全忠之心而微以示人至公從其大而違其細欲以竊天下之虛譽不意全忠怒之至此也全忠以為此小事也猶不從巳其肯聽巳之取天下乎是以肆其誅鋤無

所不至不知樞等實非能為唐輕重乃全忠疑之過也鄉使樞有存唐之心當全忠之刼遷端委而受刃於國門天下忠義之士聞之必有奮發而起者矣樞不為此而惜一卿不死於昭宗之弒而死於廷範之事處身如此豈能為國慮乎迹其附會全忠以為相（去聲）進不由其道矣（孟滕文公惡不由其道）乃欲上不失賊臣之意下不失士大夫之譽其可得乎白馬之禍蓋自取之也（孟離婁云）然自古如此而死者多矣貪躁之士亦可

少戒哉

十二月王殷趙殷衡嫉蔣玄暉之權寵欲得其處譖玄暉云與柳璨張廷範於積善宫夜宴對太后焚香為誓欲興復唐室全忠信之斬玄暉戮其尸令殷殷衡弑太后追廢為庶人斬璨於上東門轘廷範於都市

臣祖禹曰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孟離婁云三代以後盖有不仁而得天下者焉朱全忠之簒唐以悖逆取之以暴虐守之雖為

天子數年不免其身子孫殄殲靡有遺類是以一身易一族之富貴也五代之際起匹夫而為天子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或一二年皆宗族夷滅世絶不祀如梁朱温二主為後唐滅晉石敬瑭二主為契丹滅漢劉知遠二主為後周滅之類亂臣賊子曽莫懲也書曰惠廸吉從逆凶惟影響書大禹謨云豈不信哉

三年正月天雄節度使羅紹威與朱全忠密謀帥兵攻牙軍闔營殪之凡八千家嬰孺無遺全忠引兵入魏州

自是魏兵衰弱絕威悔之

臣祖禹曰昔商民化紂之惡周公遷之於洛邑旣歷三紀而其風未殄書畢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以累聖人之治猶如此累去聲甚矣汚俗之難變也自天寶以後天寶玄宗年號燕趙魏不為唐有燕平聲下同其人安於悖逆不復知有君臣聲教之所不及唐蠻夷傳荒服之外聲教不逮政刑之所不加歷十五世然後殲夷殄滅靡有遺類

而其俗猶不及改也其後梁之亡也始於魏莊宗之亡也亦始於魏其得之也以魏其失之也以魏由其習亂之久故易動也而燕人至於晉氏遂淪於左衽左衽蠻夷之俗豈非諸夏之禮其亡有漸乎趙居二寇之間或逆或順不若燕魏之甚也故其禍有淺深論者或謂紹威誅牙軍以弱魏而全忠無後顧之慮因以簒唐夫唐與魏離亦久矣牙軍適足亂魏以拒朝廷而已其能為唐室輕重豈其然乎

四年三月帝禪位於梁禪音善以楊涉為押傳國寶使涉子直史館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况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不寧者數日

臣祖禹曰自古易姓之際必有仗節死義之臣忠於本朝故賊臣憚焉唐之亡也其宰相姦險趨利賣國與盜惟以傾覆宗社士之立於朝者皆小人也故以綬璽與人而不以為不可勸進賊庭而不以為羞惟

凝式一有言而其父大駭以為狂惑不祥之人矣豈其賢人君子遭世之亂而隱伏不見歟抑其累世之君不能養其風俗而無禮義廉耻之習歟（前賈誼傳禮義廉耻）（是謂四維）何三百年之天下（唐二百九十年三百年舉大數）而無一忠義之士扶持之也人君豈可不養士之廉耻以重其國哉

右昭宣帝在位四年禪位於梁梁封帝為濟陰王明年為所弒年十七

臣祖禹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孟離婁云人心悅而歸之則王離而去之則亡故凡有德則興無德則廢君人者勤於德以待天下之歸而已至於後世有天下者其德不足而以勢力刼持之天下之人非心服也力不能勝也孟公孫丑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故天下易離然而漢唐之有天下也除其暴亂而待之以寛書微子之命撫民以寛除其邪虐人心悅而從之故其享天下皆長久雖不足以及三代亦其次也魏之代

漢非由積德故天下不服分而為三謂魏蜀吳數十年而亡若朱全忠之簒唐又不足以及曹氏直為盜賊而已矣言之可醜牆有茨詩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豈足道哉然唐之所以亡不可不戒亂臣賊子不可不懲也臣故舉其大畧而著之

右唐起高祖武德元年終昭宣帝天祐四年凡十四世二十帝二百九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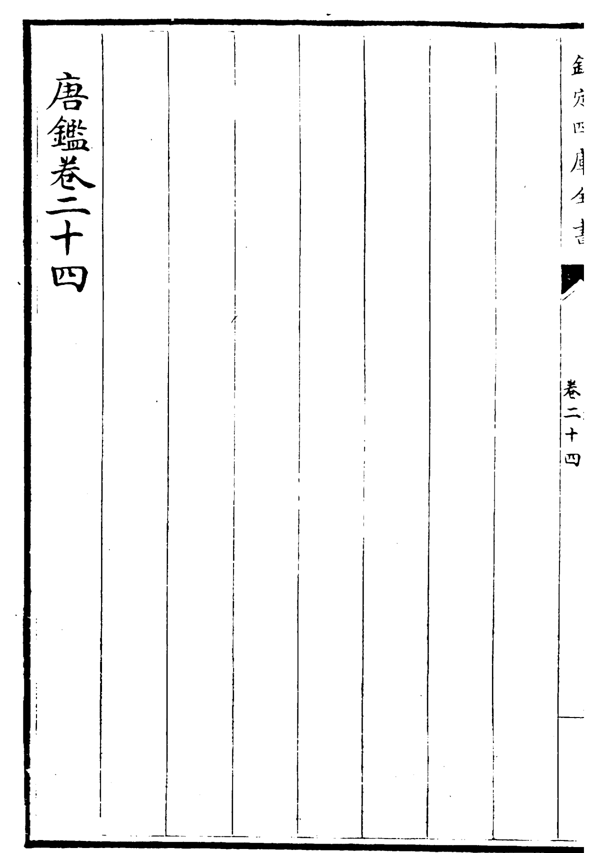
臣祖禹曰唐自高祖取隋五年而四方底平九年而

太宗立貞觀之治幾於三代然一傳而有武氏之篡國日淺朝命中絶二十餘年高宗崩武后稱制號天后高宗替武氏之亂唐之宗黨弑殺殆盡其賢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宗之治遺德餘烈在人者未遠而幾於遂絶中睿享國日淺朝廷濁亂明皇以兵取而後得之睿宗紀景雲元年八月壬午韋皇后弑中宗矯遺詔自立為皇太后庚子臨淄郡王隆基率萬騎兵誅韋氏開元之治幾於貞觀而終之以天寶之亂唐室遂微本紀天寶十五載六月己亥祿山陷京師七月庚辰次于蜀郡肅宗以後無稱者惟憲宗元和之政號為中興元和憲宗年號共十五年凡唐之世治日

如此其少亂曰如彼其多也昔三代之君莫不脩身齊家以正天下記大學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而唐之人主起兵而誅其親者謂之定内難偪父而奪其位者謂之受内禪偪迫也音逼禪音善此其閨門無法不足以正天下亂之大者也其治安之久者不過數十年或變生於内或亂作於外未有内外無患承平百年者也揚雄曰前漢揚雄字子雲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唐之亂極於五代而天祚有宋太

祖皇帝順天人之心兵不血刃市不易肆而天下定神武所臨海外有截詩商頌云以太宗文治記祭法文王以文治四宗守成百有餘年太平鳧鷖詩太平之君子持盈守成雖三代之盛未有如此其久者也其取之也雖無以遠過於前代其守之也則不愧於三王內則家道正而人倫明易家人卦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孟滕文公人倫明於上其養民也仁其奉巳也儉德澤從厚刑罰從薄外則縣之政聽於令郡之政聽於守守之權歸於按察按察之權歸於朝

廷上下相維輕重相制藩鎮無擅兵之勢郡縣無專殺之威士自一命以上刑辱不及也故無大臣之誅施及羣生前董仲舒武帝制策德澤洋溢施於方外延及羣生功利無窮較之唐世我朝為優夫唐事已如彼祖宗之成效如此然則今當何監不在唐乎今當何法不在祖宗乎夫惟取監於唐取法於祖宗則永世保民之道也書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唐鑑卷二十四

唐鑑序

承議郎著作佐郎臣祖禹受詔與臣光脩資治通鑑臣祖禹分職唐史得以考其興廢治亂之所由昔隋氏窮兵暴斂害虐生民其民不忍共起而亡之唐高祖以一旅之衆取關中不半歲而有天下其成功如此之速者因隋大壞故也以治易亂以寛易暴天下之人歸往而安息之方其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萬物（前王陵傳宰相下遂萬物之宜）此其所由興也及其子孫忘前人之勤勞天猒於

上人離於下宇内圮裂尺地不保此其所由廢也其治未嘗不由君子其亂未嘗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記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顯不可揜然則今所宜監莫近於唐書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書名誥云臣謹采唐得失之迹善惡之效上起高祖下終昭宣凡三百六篇為十二卷名曰唐鑑唐之事雖不能徧舉而其大略可睹矣臣謹上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庶吉士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王元勛
謄錄監生臣周元